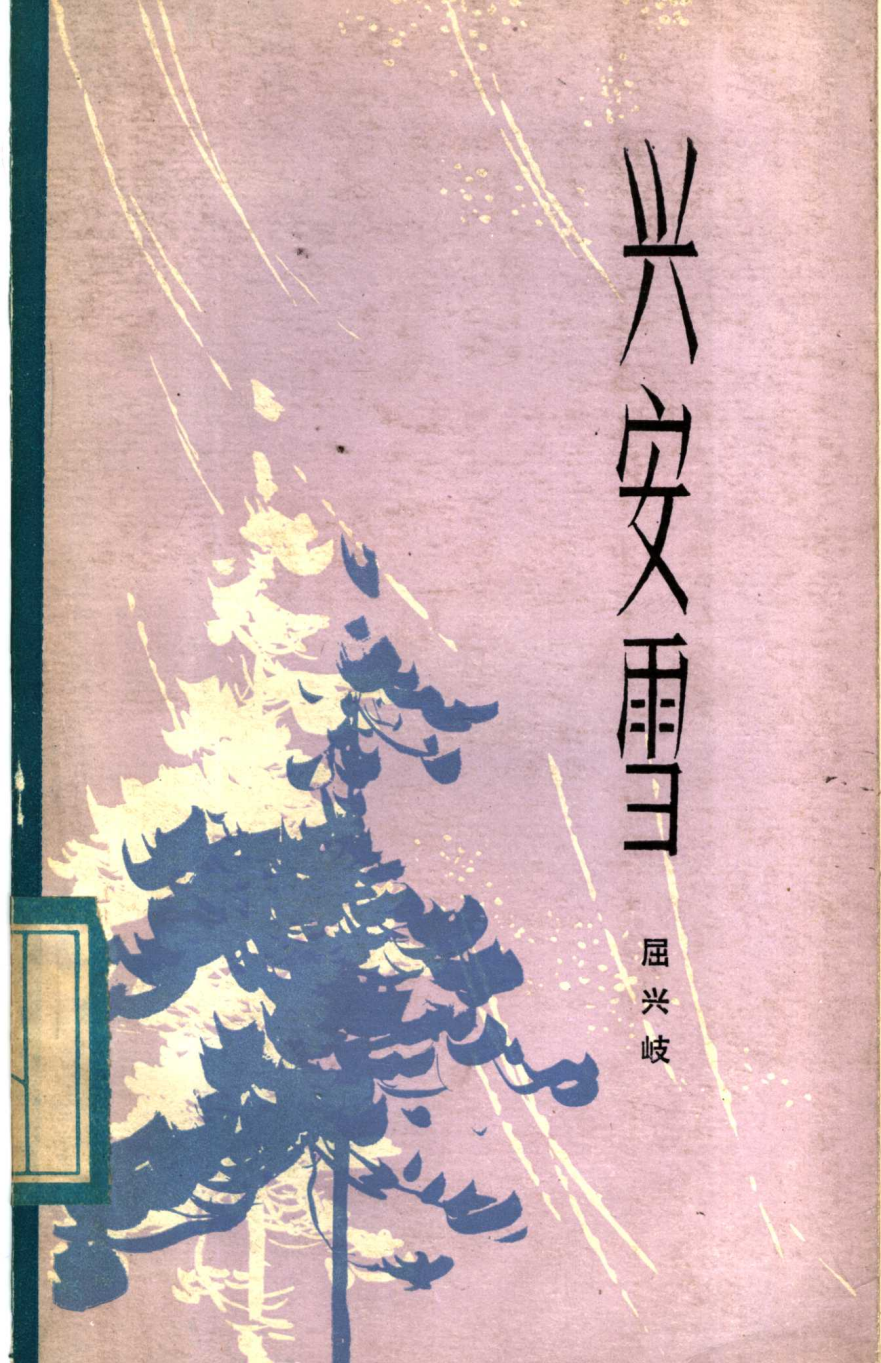


# 兴安雪

屈兴岐



1267 336

# 兴安雪

屈兴岐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3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陶国鉴 伊 人  
封面设计：吴 化

## 兴安雪

屈兴岐

---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4 14/16 · 字数 85,000

1983年8月第1版

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76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3·514

定价：0.4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桃花水 .....      | 1   |
| 大森林的色调 .....   | 6   |
| “五花山”时节 .....  | 12  |
| 绿金行 .....      | 16  |
| 兴安雪 .....      | 23  |
| 幽谷人家 .....     | 28  |
| 岩坪松 .....      | 36  |
| 高高的了望塔 .....   | 43  |
| 林中小屋 .....     | 50  |
| 心碑 .....       | 64  |
| 伐木者的胸襟 .....   | 71  |
| 大年夜 .....      | 76  |
| 标准 .....       | 80  |
| 闪光的珠串 .....    | 85  |
| 蓝色的桥 .....     | 95  |
| 犁辕情 .....      | 101 |
| 好吹口哨的小伙子 ..... | 107 |
| 巢 .....        | 116 |
| 品尝 .....       | 123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彩笔 .....  | 132 |
| 将军吟 ..... | 139 |
| 洞箫手 ..... | 147 |
| 枕戈情 ..... | 154 |
| 后记 .....  | 160 |



## 桃花水

这些天，已经由小小的西北风，变成了东南风。风里含蕴的，不是冰雪融化凉浸浸的气味儿，而是温润得令人心里痒酥酥的清幽的芬芳。

夜里，第一场春雨在不知不觉中飘洒下来。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树叶悄悄萌发，细草暗暗苏醒，连千年万年的老青石，也散发出春天的气息。

汤旺河边，起来得最早的一位林业工人，一推门儿，就闻到一脉与众不同的暗香。他精神一振，顺着细细的香味寻去。走过村街，穿过冰雪刚刚融尽的草地，来到岸边。在柳丛与杨树中间，他一眼就看见暴马子树开花了<sup>①</sup>。枝头上缀满了小巧的淡黄色花朵。他的心高兴得直跳，连忙登上高高的汤旺河岸。

汤旺河水浩浩荡荡，水势又大又猛。河心象往上鼓起似的，河面翻卷着无数浪花儿，白亮亮的，奔腾有声。桃花水，桃花水，这不是桃花水么！他情不自禁地高声大喊：

“喂，伙计们，桃花水，桃花水下来喽——”

村里的房门咣啷咣啷地响。

早已下山的伐木工人来了，顿时喜形于色，他又要与他亲手伐倒的木材见面了，此时，他怀着怎样的柔情啊。

老年人来了，他们要看看桃花水是不是真的下来了。他们知道，这场桃花水对于他们的家，对于森工局，甚至对于新建的国家，是多么重要。

主妇们抱着孩子也跑来了。她们想要看看盼望了一冬的桃花水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好回家去烹调早已备下的，桃花水到来时才给男人们吃的好“嚼谷”，送他们去流送……

汤旺河呀，一条数百里长的河流，从上游到下游，从伐木场到出河场，从工人的茅舍，到森工局的机关，人们奔走相告：

“桃花水下来了！”

于是，从上游到下游，从伐木场到出河场，推河的、赶“羊”的、出河的<sup>②</sup>，都撸起袖子，露出健壮的胳膊。从成千上万的胸膛中发出一个声音来：

“时机不可错过，伙计们，向桃花水要木材呀！”

把堆集在河两岸的原木先推下河去，然后再将汤旺河截成几十段的几十座水闸递次打开。于是，木材顺流而下，象无拘无束的马群，在广阔的草原上撒欢、跳跃、飞奔。

河岸上的赶“羊”工，彼此惬意地打着招呼。

出河场内，人欢马跃，机器轰鸣。

沉寂了几个月的河两岸，到处是一派欢腾景象。

夜色来临了。汤旺河变成一条奔腾闪亮的长龙。煤油灯、手提风灯、手电筒、戛斯灯、电灯，每一盏灯下，都是为美好生活而不计辛劳，努力工作的林区人啊。

一位老赶“羊”工，笼罩在朝阳的金辉中。他望着河中翻腾奔驰的木材，由兴奋而平静，由平静而深思。

他怎么能不深思呢？

这是他遇到过的第三十一次桃花水了。可是旧社会的桃花水，只要一听到那汹涌之声，就让人觉得筋疼骨痛，见了就让人绝望。

他想到了黎明前那漆黑的夜。想到那时候桃花水一下来，把头们那伪善狰狞的面孔。桃花水一过，他们会一脚把你蹬开，从此，半年的失业就开始了。“大年五更没月亮，年年如此”。失了业，就得去住一种专为他们而设的小店。这小店跟把头一鼻孔出气，简直就是贼店。大烟、牌局、妓女，五花八门骗钱的圈套，什么都预备齐全了。不把人们刮得光光的，不把你骨髓吮得空空的，他们绝不会罢休。

他好象又嗅到那种店房里潮湿、腥臭的气味。好象那一翻身就压死几十的臭虫，又死死叮在身上。

好象一抬头又碰了低矮的沾满灰土的顶棚……

旧社会的桃花水呀，是伴随“木帮”<sup>③</sup>妻子儿女的泪水流下来的。那是冷彻骨髓冷透心的。那是把头、大柜、二柜们<sup>④</sup>发财的预兆，是“木帮”穷愁潦倒的先声呀……

“哎——嘿嘿——”欢乐的青年伙伴隔河打招呼。

两岸的山岭，兴冲冲地回响：“哎——嘿嘿——”老赶“羊”工从回忆中醒来了。

他眼前的，也是桃花水。但这是金水。你看，它淌得多欢哪，阳光下，闪着金子一般的光，耀人眼目。它唱着歌奔流，与成片的木材嬉戏。

这一场水下来，大家亲自制订的增产规划，就要超额完成了。

老赶“羊”工昂首远眺，出河场就在前边了。

那高耸入云的机器房，在蓝天下显得很雄伟。今天开出河机的，也许正是自己的儿子吧？他好象听到了出河场令人鼓舞的喧嚣。心，随着河里的木材，飞到那里去了。老赶“羊”工加快了脚步。他看见了红砖灰瓦的家属住房了。也许，老伴已经做好饭菜，烫热了酒，在门首向这边张望吧？

“哎——嘿嘿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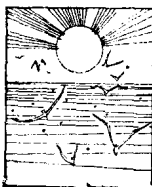
老赶“羊”工歌唱一般回答了年轻的同伴。他向着朝阳，向着出河场，大步走去。

几十闸桃花水呀，浸着暴马子花香，载着千根

万根木材，在老赶“羊”工的催赶下，欢蹦乱跳地流……

1959年

- 
- ① 暴马子树开花时，雪化冰消，形成桃花水，是落雨前河水最旺的时期，林区用桃花水流送第一批木材。
  - ② “推河”，把木材从上游推到河里；赶“羊”工，专管疏通河里的木材；“出河”，把木材在通火车的地方拽出河来，以便装车运走。这整个生产过程叫“流送”。
  - ③ 旧社会称林业工人为“木帮”。
  - ④ 把头，即工头，二柜是包工头，大柜是资本家。



## 大森林的色调

刚刚踏进小兴安岭森林，满眼里尽是大森林的绿色。我甚至感到，白云从绿色山头飞过也染上淡淡的绿意。山上的巨石，也因长了青苔而变成绿的了。

但是，时间长了，我发现不完全是这么回事。不用说冬天的皑皑如银一片雪海，秋天的红黄绿紫青五花山，春天的百花吐艳，就连夏天的绿色里，也涵蕴着火红、金黄、淡紫等等变化莫测的色泽。

有一年，我陪同外地几位摄影家，在一个仲夏凌晨，爬上几百磴木阶梯的五营自然保护区的一座山，又喘嘘嘘爬上立在山头的瞭望台，等着拍摄林海日出。

脚下是暗绿色的树木，谁也没有去注意它。六、七双眼睛，都望着东方森林构成的地平线。

乍一望去，是青虚虚的茫茫幻幻的一条线。渐次变成乳白、淡黄、金黄、粉红、浅红。等到朝霞涌现之前的深红颜色一出，使人感到地平线下猛烈地烧起大火。霞光如一支燃烧的火箭，拖着光灿灿的尾巴，笔直地向上射去，直奔天心。接着无数支“火

箭”，辐射飞散。

我正在惊喜不已，忽听有人呼喊：

“哎哟，森林好象失火了？”

我连忙把目光移近一些，投向地平线这边儿的森林。果然，森林泛起火焰一般的光彩。它不仅强强弱弱地变换火色，而且还在森林梢头奔流、跳跃、翻卷。一瞬间，整个森林都成为红色的了。随着太阳升起，红色渐渐消退。随后，森林泛起淡淡的金色，持续了好几分钟。接着金色渐厚。森林倏然变得金光万道，辉煌灿烂。我把看日出的兴趣，完全转移到观看森林色彩的迅速变化上来。随着太阳光线的强弱和角度的变化，大森林展现出来的千万幅令人神往的画面，简直使我的心灵颤抖。

那天很巧，恰好是个响晴的天。当太阳腾空的时候，我顺着光线望去，森林在绿的基调上，浮起了紫微微的光泽。远处呢，是淡蓝的，看去与蓝天一色，无比辽阔。到了中午，起了风，使红松、白松的叶子露出背面来。这无边无沿的森林之海，就一阵是银灰色，一阵是墨绿色。随着风势，那银灰色的光线竟然形成一道长长的波浪，在浩渺的墨绿之中，向前推移。它越过山脊，慢慢落进谷壑。这时，我的心好象也随着它慢慢往下沉。唉，多可惜，它到那儿竟然消逝了！我正在着急，猛抬头一看，它在另一个山头上又涌了起来，而且，一直滚向天际。

晴天如此，有雾的早晨会是怎样呢？那一定

会是别有一番情趣的吧？我在林区的这些年里，数次在晨雾中观看了森林里的情景。

雾浓厚的时候，弄得人眉毛胡子上都沾了细小的水珠，肩背也感到潮潮的。这是个“天地一笼统”的所在，眼光射不出十步远。听见溪水声看不见小溪，听见鸟雀鸣啭，却看不见树木、森林。

雾气聚敛了，小溪上空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带子，飘荡伸缩。山头上呢，一会儿从雾中露出一棵白桦，一堆岩石，一个山峰；一会儿又被雾纱围起。山岭有时被雾气吞没，有时又在雾中隐约出现一片黛色，真是迷离扑朔，让人感到很是神秘。

已经升起很高的太阳，终于用它金灿灿的光针穿透了迷雾。雾中极细小的水珠，树木、草地与山石上的露珠儿，每一滴都反射一道极小的七色虹彩。雾在移，露在滴，使追逐它们的小小彩虹交错变幻。这时的山岭与森林，真是五光十色。它成了一个不断转动的彩色万花筒，使我不得不眯起眼睛，为大自然的奇妙惊叹、叫绝。

等到雾化成了洁白的云，在蓝天中，在阳光下悠悠流动的时候，它所投下的影，就成了一支神奇的画笔。“画笔”在大森林绿色基调上认真挥抹。“画”过的地方一时成为石青色，“画”过之后，也感到较别处色调更深一些。没有“画”到的，则显得阳光强烈，形成鲜明的对照。“画笔”下是一道深谷，“画笔”过去，深谷立刻升为山峰……

然而，色调跳动较大的，要算伏天雷雨的时候。

一声巨雷，远处两山之间的云，便逐渐向你移动。但那不是云的移动，而是下雨。你分明知道那是雨，但你感到的，却是万丈水头，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你涌来。这时候，眼前水亮亮白茫茫，山与森林都隐去了。大雨中一个闪电撕裂云层与雨幕，山和森林会故意吓人一般闪现在你眼前。那简直象是火山岩雕成的，又象是黑糊糊一个剪影。

伏天的雨，来得急，消失得也快。雨霁天晴，再去看森林，便会想起毛主席“雨后复斜阳，关山阵阵苍”的名句。那森林被雨水洗过，在阳光之下，显得苍翠欲滴。

森林夏季的色调，居高临下或是站在外边观看，是这样使人眼花缭乱。如果走到密林深处，又该是怎样呢？

我第一次踏进原始红松森林，哎呀呀，真有“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觉。我走进去，象走进一个无比安静、无比广大的大厦。它和外部世界是隔绝的。连树上的鸟语，也觉得是从天外传来。广厦之穹是老绿色，那当然是松树的针叶，可是，阳光下使人感到那是绿玻璃。大约什么地方有泉子吧，有细细的水流之声传来。脚下并没有杂木，甚至连草也不长，一脚踩下去软绵绵的。往前走啊，走啊……噢，怎么一下子就开朗起来？原来枝叶的空隙稍大，阳光瀑布般倾泄而下，所及之处，叶为

翡翠，枝如纯金，全都亮晶晶光闪闪，宛如一个神话世界。

然而，松林月色，更富有神奇色彩。

皎月东升。东天澄亮的月光，构成一个背景，象一幅影幕。在这背景下，曲折的山峦与随着山形而起伏的森林，成了个十分逼真的剪影。不独大轮廓很为鲜明，细细看去，连枝叶都清晰可辨，遇有微风，树木枝条的摇曳也可看见。而这时看树的轮廓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。

月亮高了，背景色泽淡了，黑色的轮廓悄然消退。但它在一定的时间里呈现出一条闪烁浮动的金边，就象月光溶进一层枝叶一般。这金边，反而增强了剪影的艺术效果。

只有月到中天，山岭森林的墨绿色上才被投上一层淡淡的清辉。森林似白非白，似绿非绿，调子十分柔和，恬静淡远，安谧清幽。此时森林与月色，可以一时让人忘记来自何方，去往何处，似乎连躯体四肢也溶进这宁静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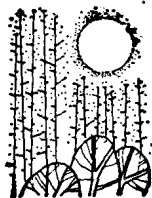
森林夏季盛绿之时，其色调真是瞬息万变，我这里仅仅发其数端而已。如把它的千变万化都收录起来，那实在会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就盼着彩色感比普通人丰富得多的画家们来。他们一定会发现，小兴安岭的大森林，不只是绿金——木材——的宝库，而且还是个艺术宝库。如果仅仅把大森林某一瞬间的色调摄取描

绘下来，它也会成为令人珍贵的瑰宝。

哦，多么迷人啊，小兴安岭森林的色调。

1980年



## “五花山”时节

您能够回忆起来的，最美妙的颜色是什么？最芳香的气息是什么？最甘美的滋味又是什么呢？

如果是在九月，您到了小兴安岭，我敢说，您头脑中那些带“最”字的美的颜色、香的气息和甜的滋味，都会象一杯美酒对上两杯白开水那样，被冲淡了，而代替它们的，只有一个：

小兴安岭的“五花山”。

我公出了两个月，急于回到小兴安岭的腹部。乘车从哈尔滨北上，碰巧又赶上个响晴的白天。车一过桃山站，就见远远的天与山融合在一起，觉得无比空阔而淡远。近一些，才看清原来山岭上都升散着一层淡蓝色的烟雾，使山林峰峦时隐时现。

山岭逐渐向人移来，秋天北方特有的金紫色的阳光，洒在重重叠叠的山头上，就象滚滚波涛，前浪催后浪，呼啸奔腾。再近些，才看得见那山仍是绿意浓重。但却比前两月那种嫩嫩的样子不同了。落了两场白露，松树都近乎老绿。在这绿色波涛中，星散地跳窜出无数的焰火，这便是枫树了（淡一些的还有稠李）。它们满树抖动着猩红的叶子，